

这是个钱的世界，有人为钱疯狂，
还有人为钱复仇。

1352
=3

钱 啊 钱

钱啊钱

PAUL—LOUP SULITZER 著

保罗—洛卜·苏利泽

夏 炎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封面设计：王 健

钱 啊 钱

(法)保罗-洛卜·苏利泽著
夏 炎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衢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25 字数189千 印数00,001-100,000

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

N 1-5339-0127-4/1·124 定 价： 2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80年代的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。挥金如土、风流成性的纨绔子弟弗朗兹·辛巴利在收到一封神秘的信后得知自己的父亲被一群奸人所害，万贯家产也为这帮奸人所掠夺。他矢志复仇，咬牙苦干，行走天涯，历尽艰险，最后把钱财全部夺回，把父亲的敌人一个个送入坟墓。在完成这项几乎不可能的复仇使命中，他表现出杰出的敛财聚富的天才，以钱赚钱、利上滚利……其间展示出的西方金钱世界的种种内幕和机巧，令人大开眼界。

故事发生在1969年11月23日早上十一点半左右，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旁老皇后街的房屋里。一切的一切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，十一点半，以及接下来的五六个小时里。

苏格兰警探在我面前坐下了。我现在依然清楚记得他当时身穿苏格兰式样的粗呢夹克衫，大约40来岁，在那张典型苏格兰人的脸上方，红色卷曲的头发往左分去，右边的那一缕旋转着垂挂下来。他正看着工人在我房子里搬东西。

“您要离开这幢房子吗？”

“是这幢房子要离开我了。他们把我还没有全部付清钱款的东西全部收回去了，其实我一直在分期付款。”

电话铃响了。我拿起听筒，又是银行打来的。第二张支票也到期了，他们对我已经“忍无可忍”了，因此直截了当问我打算怎么办。什么时候上银行去，知道拒付支票将会有什么后果吗？

“我会尽快上银行去的。”

“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一小时以内吧。”

我挂掉了电话。警探的眼睛若有所思地盯着我。我确信他已经知道是谁打电话给我，为什么打电话，但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

“好吧”，他说，“我们这样好不好，您仔细回想一下前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，一步一步想清楚。这样可以节省时间，以便您可以早一点去处理生意上的事情。”

我站起身，双腿象灌满了铅。“走吧！”

搬家工人干活快速麻利，他们已经把三楼全搬光了，二楼也已收拾得干净利落。现在他们正在一楼忙活，很快也将会洗劫一空，连墙上那张小小水墨画都逃脱不了厄运。

“您多大了？”警探问我。

“21岁。21岁两个月又14天，算是个男人了吧。”

“这幢房子您是什么时候租下的？”

“两个月又14天前。”

“前天晚上是你们第一次聚众狂欢吗？”

“不是第一次。”

我们沿起居室的楼梯上二楼。我转过身去，想最后再看一眼那幅画，但拿画的工人已经跑到街上卡车那儿去了。

我挂掉电话，警探若有所思的眼睛依然盯着我。我确信他听到，也知道是谁打电话给我，以及原因何在，但他假装不懂。

“好吧，”他说，“我有个主意。你为什么不回忆一下当晚你做了些什么呢？一步一步想清楚。你不必非这样不可，但这样可以节省时间，你好早点回去处理生意上的事。”

我站起身来，双腿沉甸甸的。“走吧。”

搬家工人做事干净利落，他们从三楼开始搬起，一下全搬光了，二楼也很快地搬完了。现在他们在一楼干活，把每件东西都搬走了，真的是洗劫一空。甚至连圣托培兹住宅的那张小水墨画也无法幸免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二十一岁。二十一岁两个月又十四天，算是个男人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租下这幢房子的？”

“两个月又十四天前。”

“前天晚上——是第一次狂欢吗？”

“不是第一次。”

二楼到一楼起居室之间有几级楼梯，我们拾阶而上。我最后一次转过身，想再看那幅画一眼，但拿画的人已经走到街道与卡车那儿了。

“不是第一次，但是最后一次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为了庆祝什么吗？”

“庆祝我破产了。”

我们在转向二楼的楼梯站定。我说：“我在楼下右边的客厅，看见安娜莉丝上了楼。她就在这儿转过身子。她看着我，挥挥手，然后继续往上走。

“她脸上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宴会上有许多人吗？”

“我邀请五十个人，结果来了三倍多。真是个疯狂之夜。”

“时间呢？”

“大概是早上三点。”

我们到了二楼楼梯间停了下来。我说道：“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或四十分钟之后，我想上楼去陪陪她，但是很难通过拥挤的来宾，大家都认识我，每个人都和我说话，他们把我拉了回去。”

“但是最后您还是上去了？”

“是的，最后我终于挤开人群上去了。”

回忆突然涌现，相同的楼梯——现在空空如也，甚至连地毯也被剥掉了——但是那一天楼梯上却挤满了热情充沛的人，大伙闹哄哄的，一大堆人靠着扶梯，当我走过时他们大

声叫道：“恭喜破产，弗朗兹。”回忆的幻景只在我眼前一晃而过，楼梯又恢复了眼前的样子：空寂，响着荒凉的回声。

“您怎么知道她会在三楼呢？”

“除我之外，她是唯一有我房间钥匙的人。”

“你们吵架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哦，有。不过是小小的一架。”

“您知道她吸毒吗？”

三楼到了。

“知道。”

我们沿着走廊来到我的房门口，如今房门敞开，但当时却关得紧紧的。第二次回忆幻景出现了，声音混合着影像。倏地，我觉得自己站在门前，三十二小时之前，正徒劳地扭着门把。

“那么您呢？吸不吸毒？”

“不吸！不吸！”

安娜莉丝，安娜莉丝。我始终不知道她姓什么。她没告诉我，我也一直没想到要问，我更不知她来自何处，或去问何方。我们是如何相遇在一起的呢？谁知道呢？虽然整个世界似乎在和年轻人作对，但少男少女总是可以找到彼此。安娜莉丝找到了我，拥有了我。她超过十七岁了吗？我怀疑。她的乳房太小太硬，她的身体像法国南部池塘边所长的柳树。如果不涂上厚厚的黑眼圈，她看上去就像个十二岁的小女孩。

是的，她吸毒。她吃药就象她享受热情、抽烟、喝酒一样，为的是刺激感官，抚慰情绪，可以使她悲哀的心灵从紧张的小小身躯中解放出来。任何东西她都是一口吞下，小安

娜莉丝，不嚼一下，只是吞呀吞！我们相识时，她已经注射毒品了。我不论怎么劝怎么做，都无法使她离开浴室，阻止她在那儿和装着无色液体或白色粉末的宝贝玻璃瓶相亲相爱。吸过毒后，她会在我大床上舒展她赤裸的身躯，以她的臂、她的唇、她坚硬的小乳房与修长的大腿，邀请我上床。

当时我站在门前，就是进不去。我毫无办法。我的喉头与胃都在打结。

“我打不开门。她从里面把门反锁了。”

“您敲门。”

“我敲门，然后楼梯上所有的白痴都冲过来模仿我，以为这是——”

“情人的争吵。”警探无动于衷地说。

“他们围着我发出震天般的敲门声。安娜莉丝可能在里面尖叫，可是我没听到。”

“于是您走开了。”

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不断冒出。郁闷之情把我紧紧裹住了。

“我从阳台绕过去，从天窗爬进了浴室。”

警探见我不动弹，将我轻轻推到一边，自己跨进门里。他在我的房内走动，向右转进浴室，我看不见他了，但听得到他的声音：

“是这扇天窗吗？”

“没有别的天窗。”

我将肩膀和额头靠着门框，一身汗湿。我听到警探说：

“你何必那么匆忙呢？何必表演特技？你也许会摔断脖子。说不定她只想静一静，沉思一下。她曾经暗示过她要自杀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我听到他打开天窗，撑起身子向上观望，然后又跳了下来。

“您认为她天生神经过敏，她和您吵了一架，又吃下药，灌下酒——所以您认为她轻生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他打开柜子。

“您是过了三、四十分钟才开始担心她的吗？”

这种暗示刺痛了我——这话说得不公平，而且触动了我心中的内疚——我向浴室走了几步，迈步进去。记忆第三度浮现，眼前仿佛是一轮血红的太阳，这一回声音，影像还混合着气味——浓浓的血腥味，她的血洒得到处都是，沾污了墙、浴缸、大理石洗脸池，甚至天窗的毛玻璃上也全是血。她用一把利刀疯狂地割她的手腕、脚踝、胃部与胸部，然后吊死自己。

我冲出去大吐特吐。

同一天的两小时后，我来到查理三世街的银行门口，这家银行的索赔部门昨天一天和今天早晨一直打电话给我。我进入大厅，到了最后一刹那，我突然一个急转身，头也不回地出了银行门。

当我穿过圣詹姆斯广场时，天开始下雨，冷冷的雨跟着我进入保罗林荫道，越过格林公园。当我到了海德公园转角时，雨停了。我在骑士桥地铁车站停下来看看地图，当我再走出来之后，天又下雨了。我打算走过邦普顿路，然后是老邦普顿路——大概要走一哩半。

尽管我全身疲乏，尽管绵绵细雨变成了倾盆大雨，但走

路对我有益。一刹那间——这难以解释，但事实却是如此，我的头脑突然清朗起来，心里充满力量。前一秒钟我还精神萎靡，一蹶不振，但忽然间我象一个从水中一跃而起的人，原先朝水底沉下去，当碰到水底时，却用力一蹬反弹起来，凭一股连自己也不知道的狂野力量又冲到水面，这股力量发自内心深处，是一种激情，一种激烈又快乐的热情。这是一种无法克制的情绪，好象刀枪不入，万夫莫敌。这种情绪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只有二十一岁两个月又十四天呀。这种感觉持续了一整天，在以后的岁月中也不断出现。当时它甚至于改变了我走路的步伐，虽然天下着雨，我又四十多个小时没睡觉，但我好象踏空而行，步履轻捷，走路变成了舞蹈。

我在三点钟以前到了邦普顿公墓。安娜莉丝的家人已经在那儿了，在一片黑伞的海下簇拥着，围成团团的人头。我不敢靠近他们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我躲在一张由坟墓圆柱所支撑的顶蓬下避雨，全身湿透，打着哆嗦，与下葬的坟地相隔大约三十呎。我看到棺木抬来，目睹它下土，然后送葬的亲友向前致哀悼念。又过了二十分钟，亲友们慢慢散开。我一直等到小路上空无一人，才鼓起勇气走向坟墓。

在雨中，我久久地停立在墓前。我心情悲伤，这是当然——不只是悲哀，还有一种破灭感，但同时，刚才路上那种意气昂扬的感觉又来到我身上。

当我站在爱人的坟边，脑海中出现的并不是她鲜红的血，而是白玫瑰。一簇簇绽放的白玫瑰，那股花香能沁入所有感官最纤细的缝隙中。她爱白玫瑰，安娜莉丝。她喜欢在到处摆着插满白玫瑰的花瓶的房间里做爱，她常常笑着央求我，要我在床上铺满白玫瑰的落英，而我每次都保证将来为

她铺一张这样的床，但我一直没做到，现在却太迟了。如今一切皆空。我们一天到晚躺在一起的房间，我们纠结的赤裸身躯都不见了。她爱极了的，插满鲜花的维也纳花瓶也不见了。房子、床，和安娜莉丝本人都消失了，只剩下了我。白玫瑰的花香仍在我的鼻中弥漫，而我则空手站在她的墓前。

外边，一个比我先离开公墓的老人，上车后呆呆地坐在方向盘后。我走向他。

“我要到圣詹姆斯公园附近，您能带我一程吗？”

他开始摇头，他的视线又落到了我们俩刚走出来的公墓。他打量着我，瞧着我一身湿淋淋的模样，当时我就是哭了，他也看不出来，因为雨水把我淋得全身透湿。

“您的亲戚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一个我认识的女孩。”

“她多大？”

“十七岁，再过三个星期才十八岁。”

他摇摇头。

“我是来看我太太的。”

他下了决心，把车门打开。

“您要到圣詹姆斯公园吗？”

他让我在禁卫军教堂前下车，虽然我们在车上没有再说一句话，但我们却仿佛有默契似的握手告别。老皇后街的房子现在空荡荡的，他们甚至把起居室的毯子都拖走了。

唯一没搬走的家具——如果那算是家具的话——只是图书室壁炉上方的大镜子，在建造这幢房子时，镜子就嵌入墙里了。我走了过去，盯着它，我只看到了自己的脸。

就在那儿，我自己的脸，弗朗兹·辛巴利的脸。从某些角度看，那张脸只有十五岁，但从其它角度看就有三十岁。

我皮肤黝黑，胸膛与肚子上的体毛象一张兽毛地毯。这不算太坏，我的脸很有男人味，一口白牙，下巴有一道深纹，还有一个鹰钩鼻，这副堂堂的相貌到底是遗传自我意大利的老爸，还是我奥地利籍的犹太母亲，请各位自己去猜吧。

有时候我恨自己的眼睛。那双眸子又大又棕，好象小鹿斑似的眼睛。使我显得柔弱，甚至孩子气。不过这双眼睛倒是非常管用，比如当和死敌或一位美女面面相觑的时候。

我是个活泼的大娃娃，一个发育良好的男孩，以年龄而言算是个高个子。女人一向为我倾倒，我也喜欢她们。她们觉得我的拥抱很令人陶醉。由于女人太垂手可得，因此我从不在于她们身上花太多心思，只是快快乐乐地与她们做爱，然后开开心心地甩掉她们，不加理睬。直到安娜莉丝出现，情况才改变。她是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人，多可笑。辛巴利，是个失败者，你在短暂生命的灰烬上跳舞。

一只白色的信封在光亮的拼花地板上闪着光芒。信是从大门的信箱孔中投进来的，信中只用德文写了简单的几句话，告诉我等我的人已在多契斯特饭店，发信人是马丁·亚尔。

等着我的人叫莫夫。

“我是阿费得·莫夫，从苏黎世来。”他说，仿佛这就是以解释一切。

他比我稍高。他有一张尖脸，眼睛有一点斜，颧骨突起，双颊下陷，象个骷髅似的。他上下打量着我，毫无疑问，我浑身湿得滴水。为了到公园巷的多契斯特，我再次冒雨穿过圣詹姆斯公园和格林公园，白金汉宫的御林军想必一定认得我了，他们看见我来回走了那么多次。

“您湿透了！”莫夫说，抿着嘴唇。

“好眼力！这是汗。”我辩解道。

我在一位侍者迷惑的注视下坐了下来。身体下面立刻积了一滩水，我象一头刚干完活被牵到棚子下的公牛，全身冒着热气。我对侍者微笑。

“为我斟香槟，老伙计，开瓶开得响一些。”

我转向莫夫。我不必等很久才痛恨这家伙，我已经开始讨厌他了。

“我是日内瓦及苏黎世的马丁·亚尔银行的正式代表。你父亲是我们的重要客户之一。亚尔先生指示我把事情全盘而彻底地托出。”

“亚尔是个骗子。”

我脚下的那滩水散开了，引起了一位穿貂皮老太太的注意。我对她笑笑，她看了我一眼，我很窘。莫夫继续说道：

“亚尔先生，本银行的总裁——”

我仍在对那位女士微笑。

“他是个骗子——”

“真丢脸！”貂皮老妇惊骇地喘息道。

我朝老妇点点头。“不是开玩笑的。”

“亚尔先生基于长久以来和你父亲的情谊，准备再度帮助您，最后一次。为了符合你父亲的愿望，您在不到三个月前，在二十一岁生日时，收到父亲产业所剩下的十万三千镑。您——”

“还有六便士，我收到十万三千镑六便士。”

我冷得浑身颤抖，险些把香槟杯摔了。我喝了一点酒，想呕吐的感觉又一次来了。同时那股激情又在脉搏中升起。我对那位已经把背转开的貂皮女士说：“他们洗劫我，亚尔先生和他的亲密战友。我是一个可怜的受骗的孤儿，亲爱的

女士……”

“你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把钱挥霍一空，甚至连一先令也没有剩下。此外，我们的调查表明你欠下大约一万四千英镑的债务。”莫夫还在絮叨。

“还有六便士。”

“我奉命只要发现债权人的要求合理，就由我负责赔偿一切债务。此外，我再给你一万镑。附带的条件是，你要在六小时之内，离开欧洲，由我亲自陪你上飞机。”

突然，幻觉涌现，我不再置身伦敦。我回到法国圣托培兹的住宅拉卡皮拉，时间是八月，潘彼龙的海滩荒凉寂静，只有三个裸体女郎看着我父亲，咯咯笑着。我父亲在那儿，弯腰缩在我身边，对那些裸女并不在意，他试着为我发动那辆五呎长、半马力引擎的红色桥车。我当时八岁，温暖而充满活力的空气中弥漫着五月花与岩蔷薇浓郁的香味。那种幸福可以让我喜极而泣。

我放下香槟杯，仍然觉得很冷。

“如果我拒绝呢？”

“那些支票会拒绝承兑。就是那些你付给柏林顿商场珠宝商的票子，还有肯辛顿林荫道一位古董商手中的其它支票。银行同意等到明天早晨，在明天十点钟以后，就要向你提出控告了。”

我仍然盯着那位貂皮老妇的背影。

“现在他们想把我送进监狱，您认为如何？”

“年轻人，别再耍老太太了。”那位老妇六十多岁的同伴说。

“你别无选择。”莫夫说。

“我可以选择目的地吗？”

“如果你在六小时之内离开欧洲，从这一分钟开始算起，那我们就不再提出控告。你想上哪里？”

多契斯特的酒吧里人慢慢多起来了。每个人的目光都瞥向我，看着我脚下的那滩水。我渐渐觉得自己象一只湿漉漉的狗，一只迷路的狗，浑身散发出湿漉漉的气味。一份放在旁边桌子上的小册子终于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一个名字与一幅图画在我心中一闪而过。

“去肯尼亚的蒙巴萨。”

我敢肯定肯尼亚在非洲，上一次我看地图的时候，它还在那里，大概位于撒哈拉的下方；上面写着诸如“朝左转向最后一个绿洲”之类的话。那个名字我一定是在一幅电影海报上看到的，除此之外，我对非洲一无所知。莫夫踏着出讷员鬼鬼祟祟的步子悄悄消失了。我把香槟杯里的酒一饮而尽，颤抖得更厉害了。

“我绝不会活着到肯尼亚。我会在途中从骆驼背上摔下来，被旅行队遗忘，他们的行列从沙丘顶上消失。”我清楚地看见骆驼队伍消失了。香槟在报复我的空胃。

莫夫回来了。

“有一班英航班机三小时内飞离伦敦，前往肯尼亚的内罗毕。在内罗毕可以转机到蒙巴萨。我为你预订了机位，我们到机场拿票。走吧！计程车已在等着。”

他为我喝的香槟和我并没有沾半滴的矿泉水付了帐。我还没动，他已经到了门口。他察觉到我并没有跟着，于是也停立不动，但并未转身，只一个劲地等我。好吧！已经毋庸置疑了：我恨这小子。

当计程车驶向希斯洛机场时，莫夫改变了主意。

“你不能就这副德行去旅行。他们会不准你登机的。”

他担心的并不是我淋了雨可能会得肺病，也不是我穿着定做羊毛西装在非洲会闷死。不！他只害怕我这副狼狈相会触怒英航，会不准我上飞机。他不征求我的意见，就命令计程车改变方向，停在牛津西街，也就是邦德街车站的对面。二十分钟后，我们一起走出麦克·巴利店，然后到莉莉与史金纳店，我一身簇新，连内衣与鞋子都换成新的。我挑选了最轻便、最适合热带的衣服。

“你喜欢我吗？阿费得？阿费得，告诉我你爱我。”香槟使我有些昏昏然。

可恶的阿费得·莫夫甚至连头也不回。我有些冲动，想朝他的下巴揍上一拳，这样至少可以暖暖身。计程车又出发了，朝大理石拱门疾驶，奔向肯辛顿，驶向希斯洛机场。那时大约五点四十分，伦敦已夜幕低垂，城市在雨中闪烁。我就这样离去了，没有什么决心和意志，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抑郁、痛苦和哀伤突然涌起，于是我将头靠着座位，闭上眼睛，把手插进大衣口袋。我的生活将从峰顶跌到谷底，当我明天醒来时，一切都将截然不同。这不只是人生方向改变，这是完全的蜕变，是一种再生。或许是香槟和疲惫的关系，或许是想到安娜莉丝躺在雨中的地底下，总之我开始感到天旋地转。

“请在这儿签名。”他在一个皮制公文包上打开了一些文件给我看，他解释说：

“这是收条，我给你这一万镑，然后回去向马丁·亚尔先生交差。这是例行公事。今天是1969年，11月23日。你父亲所设的信托基金于今天中午期满。从现在起……”

我什么也听不进去，只觉得恶心难过，眼睛睁都睁不开。